

■人物

国之干城 军中儒将

——记周克玉上将 □顾 骧

周克玉兄走后次日,我去周老吊唁。王昭媛告:“他走得很平静。”克玉兄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,金戈铁马,轰轰烈烈一生,如今安详地魂归故里。他从掌管全军钱、财、物的总后勤委任上退下,两袖清风,清清白白。

克玉长我一岁。我与克玉是老乡,我家住阜宁县城内,克玉家住县郊陈良镇,两家相距十多华里。我们是同学,一起在盐阜抗日联中读过书。皖南事变爆发,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,代军长陈毅宣誓就职,通电全国并建立了著名的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。为了与国民党“争夺青年”,引导青年投入抗日洪流,先后成立了“抗大”五分校、“华中鲁迅艺术学院”和“抗大”武中学盐阜抗日联中。当时我与周克玉年龄都较小,就一起进入盐阜抗日联中同窗共读。我们差不多同一年离校参军,克玉的夫人——王昭媛,也曾与我同在苏北文工团一起战斗过。所以,我与克玉兄为通家之好。

克玉兄为军中一儒将,他在总政任职,曾管过一段全军文艺,深为军中文友爱戴。离休后这十多年,我们交往日多。他致力于诗词创作,吟诗结社。军界内外,文坛上下,旧雨新知,常有品茗小酌、诗歌酬答。这些年,他出版了多本诗集,大都赠予我阅读,比如《京淮梦痕》《蚕豆千山》《天方行草》,还有他主编的《野草诗选》等大量作品。

吾邑盐阜,为淮左诗礼之乡。陈琳、陆秀夫、王良、施耐庵,诸先辈诗文并茂;晏殊、范仲淹曾在境内任盐官。抗战军兴,名士云集,陈毅倡组淮海文艺社,一个甲子以来遗韵不泯。故乡历史文化,滋养、哺育了克玉诗的禀赋和性格。

古今以来,干城将帅写诗者,其诗作大体上都可以归为司空图所说的“壮美”一类,雄浑、劲健、豪放……克玉之诗除有这一面外,还有“素美”色彩,洗练、自然、疏野、清奇。1949年,渡江战役,他留下:“怒涛席卷江南岸,金汤一夜尽成灰。”“风卷残云追穷寇,青山几程水几程。”诗句中的那份气势,一泻千里,奔流而下。

克玉的诗,更多是在风停浪息、战争硝烟散去的和平岁月中写的,或战地重游,或“牧童拾得旧刀枪”,引来一番精彩的遐思。在诗歌中,他抒发了自己对烈士的悼念、对往昔战斗生涯的缅怀以及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。这些作品诚挚感人,绵思悠长。上世纪90年代,将军过长白山,虔诚地为抗联前辈献上诗句:“风动摇动草,雁过唤魂魂。”1946年7月,在粟裕将军指挥下,在苏中地区,我军以劣势兵力,神出鬼没,在短短一个半月内,取得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“七战七捷”。50年后,克玉过苏中,写下“春泥最恋英雄血,清风年年拂芬芳”。

读克玉的诗,总为他浓重的人民之子的情怀所感动。1994年,克玉晋升上将军时,写下:“勿因位尊沾自喜,任重岂可忘乡梓。娘亲教我时谨慎,万变不离农家乡。”1997年,我与克玉一同返乡,出席母校盐城中学70周年校庆活动。而后,他又去射阳中学拜访老师,为他人的入党介绍人王彤舜老师致敬献花,执弟子礼甚恭。他对小校友讲话,谆谆相告:人之为人,绝不能忘亲情、乡情、师情。他完全没有衣锦荣归,高唱“大风歌”,“咸加海内兮归故乡”那种霸气之气。

将军本色是诗人,诗人的本质是人格的真诚。真诚的诗人,我的乡兄、学长、战友走了。我永远怀念他。



2011年8月,在“中国当代知名散文家双龙风情笔会”期间,作家陈村的举手投足可谓赚足了眼球,每到一处,总是被人簇拥,有点“珍稀品种”的意思。陈村的头颇高大,尽管配上他180斤的虎背熊腰,还是显得大了一号。他话语不多,但幽默,在见血的犀利之外,我感到更多的还是赤诚。

陈村在文坛向以睿智和直率著称。但是陈村很低调,他形容自己有一个词儿,叫“弯人陈村”,就是弯着腰杆的人,因为强直性脊柱炎而常年弯腰驼背,轮椅成为了他外出的必备。当然,他外出时还有一些绝对不能忘记的物品,那就是电脑和照相机。

游历知名的“古子城”后,酷热难当,几乎是在汗水中挣扎,但坐在轮椅上的陈村心情甚好,大赞:“金华的莲蓬好吃!我准备白天吃5个,晚上再吃5个。”他一边吃,一边拿起随身的单反相机,给莲蓬来了个大特写。陈村对很多新鲜的东西都很有兴趣,一路上相机“咔咔”响个不停,他说自己喜欢拍照,并坦言自己不是摄影专业出身,但是,拍的照片绝对“有点意思”。

对于摄影,陈村接触很早。1970年底就跟着朋友自搭暗室冲洗黑白照片。1982年他买了一台海鸥DF相机,在那个时代属于较高级的相机了。“上世纪70年代,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,使用的就是海鸥DF照相机。”陈村怕我不懂这个相机的来历,补充了一句。

2011年8月15日下午,在金华寺古村娘娘北路一侧的古巷道里,置身明清古老的巷道,他激动起来,强行从轮椅上起身,他要在古巷道里独行。当他走出一段距离,我按动了快门,记录下“弯人”独行的一幕。

半年里竟然去了两个赤壁:一是“文赤壁”,一是“武赤壁”。文赤壁在黄冈,又叫东坡赤壁,武赤壁在蒲圻,又叫周郎赤壁。

在中国,“三国文化”、“赤壁文化”深入人心。苏东坡的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以及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是我从小就背熟的经典,每当背到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时,一腔热血几乎就要从胸中喷出。这位善于幻想妙得的绝代文豪,用“人道是”三个字,就轻轻地移花接木,用文赤壁替代了武赤壁,用自己丰富的想象营造出了一个古战场。从此,一个赤壁就被分成了文武两半。

苏东坡以诗词文赋而得名,然而也以诗词文赋而遭罪。虽说宋代不杀大臣,但“乌台诗案”就是著名的文字狱,恶人先告状,把苏东坡从湖州的任上被绑进了大狱,以后又被贬到黄州,做了一个不拿薪水的罪臣,落拓得寄居在驿站临皋亭里,一家人没饭吃,后来又在东坡开荒种地,真是穷得叮当响。他晚年作诗自嘲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这三州恰恰正是他一生中最为倒霉之处。然而,就是这样的维艰,苏东坡还是保持了极度乐观的心态,坦然地面对着眼前这一切不公,悠悠然地在山水间雅游,施施然地写诗题书作画。一个人如果达到了这一境地,那就已置生死于度外了。

黄冈临江有矶,因为石色赤赭也名赤壁。然而此赤壁却非赤壁,只是同名而已。不过,在苏东坡的眼中,所见之物并非就是所思之物,客观之境也并非就是主观之境,境之不足,诗人可以造境,可以移情。于是,普通一座矶就成了东坡大发抒情心的地方,他把它当成了真的赤壁来歌咏。苏东坡经常去那里游玩,不仅白天游,还去夜游,甚至还带弟弟、儿子和朋友去游。而且明知不是真赤壁,还要将错就错,借题发挥。游了回来不仅填词,还要写赋,一篇还不够,还要写一篇

—

我和胡是在一所职业学校相识的。那时,我们都是学校的教师。我教语文,他教电子技术。胡原本不是学教育出身的。他当过兵,退伍后,凭借自己在部队里学到的电工技术,在家乡的小镇上开了一家电器修理店。后因经营惨淡,亏了。在家赋闲半年的他,一次在街上闲逛,偶然在别人包裹油条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。他打去电话向对方说了自己的一些情况,对方听完他的介绍后,叫他前去面试。没想到,他一去竟成功了。

胡很珍惜自己在学校的这份工作,知道自己不是科班出身,每天都花大量时间钻研业务。他寝室的桌子上,堆了高高一摞书。什么《教育心理学》《电子维修技术》等等,只要与他所教科目有关的书,他都买来看。正是因为这份踏实和勤奋,学校领导非常重视他,他也很受学生们的欢迎。

我跟他住一个寝室。相处的时间长了,彼此都有了深入的了解。胡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,若不主动找他谈话,他是不会先开口的。好几次,我试图探听他的家事,但他都遮遮掩掩,欲说还休。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了解到他有两个姐姐,都已成家生子。父亲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,全靠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把三姐弟拉扯成人。他的母亲已年过古稀,体弱多病,住一次院,病危通知书就下达一次,幸而都挺了过来。他母亲最大的心愿,就是在闭眼之前,能看到他结婚。

二

在教书之前,胡先后处过几个对象。但都是在相处不到3个月时间,人家就提出分手了。要么嫌他家穷,要么嫌他人“傻”,主要是后者。跟他处过对象的女孩子,都指责他不会处世,呆头呆脑,单纯得像个孩子。一般的人情世故,他都不懂。

胡的确是有些过于“单纯”了。在学校,领导安排给他的任务,他保证按时完成。没安排给他的任务,他也抢着去做。学校的老师们,大凡有事,只要招呼一声,胡二话不说,就答应帮忙,且帮得很卖力。时间一长,单位上的同事都习惯了将胡当作勤杂工呼来唤去。有的老师偷懒,说:“老胡,我今晚有急事,帮我值一下班。”胡点点头,“行。”于是,放心大胆地替他去值班了。月初发工资的时候,胡却一个子儿也没多得。领导倒是曾多次在会议上表扬过胡,倡导大家向他学习。每次受到表扬,胡都有些不好意思。散会之后,他把工作干得愈加卖力。早晨6点钟起床带学生跑步,夜深了,当其他老师都入睡后,他还在查看学生宿舍。有时候,我就劝他:“该谁干的活谁干。”他回答:“没事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”胡的行为,曾感动过不少老师,也曾调动过其他老师的工作积极性。但过不了多久,大家也就把他给忘了。只有在需要帮助或遇到困难的时候,才会想起他来。

好在,胡并不在乎这些。他说:“我能有份工作,能填饱肚子,就是上天对我的恩赐了。”胡的心里,其实是自卑的。他觉得自己没有文凭,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,没法跟其他人比,便只好低调为人,把自己分内甚至分外的事情干好。

三

我能够体谅胡深埋于内心的那份荒凉和孤寂。每晚回到寝室,他一躺到床上,两只眼睛就盯着天花板,郁郁寡欢。满腹心事,都写在脸上。胡有一个最大的爱好,就是背诵古典诗词。每晚睡觉前,胡都要拿起《唐诗三百首》或《宋词三百首》念上几首。那些时刻,他总是显得特别高兴,仿佛情感的波折、人生的不如意,统统被古典诗词所营造出的意境给消解了。胡还喜欢用毛笔写古典诗词,虽然他的字写得并不怎么样。靠床的墙壁上,贴满了他的“书法作品”,其中一幅,写的是北宋李之仪的《卜算子·我住长江头》: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。此水几时休?此恨何时已?只愿君心似我心,定不负相思意。”每一首诗,都代表了胡的一种心情。

那时,胡正暗地里喜欢学校的一个女教师。她姓张,教外语的,家也在农村,为人谦和,穿着打扮都很朴素。学校条件简陋,教师们都挤在一个办公室办公。张老师恰好坐在胡的前面。每天,胡都默默地注视着张老师的背影,有那么几次,竟忘记了上课时间。起初,张老师并不领胡的情,对这份爱意假装不知,还故意避开他。有时,为避免尴尬,胡只要碰到张老师,就立刻躲开,绕道走。但胡的内心,又是渴望见到张老师的。不止一次,我发现胡躲在寝室的窗户背后,偷偷地向外望。望一会儿,又转身看是否被人发现。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,跟一个盗贼没有两样。后来,通过观察,我才发现从寝室的窗户望出去,正好看见张老师在上课的那间教室。窗户边上的那个缝隙边缘,被胡的眼眶磨得光滑了。

■行走



景点,如果仅从其规模来看,有很多确实不值得去游,如小小的承天寺、普通的黄泥阪、农田蛙蛙般的东坡,然而在东坡的眼中,这些无一不是美景,一经他点石成金,便能成为光怪千古的诗文。他并不在乎赤壁的真假,只是着意于自己的真切感受。这一切,都出于他自己胸中原有之诗心,他以这种诗心去寻找,去发现,便会豁然而放光。后人评说:“赤壁何须问出处,东坡本是借山川。”苏东坡需要的,并不仅仅是眼前的美景,他需要的一处能够抒发自己胸中块垒的地方,只需略一触动,那就够了。

尽管后世有许多学者都说黄州赤壁就是赤壁大战的真正发生地,但我还是要去看看位于蒲圻的那座武赤壁,现在的蒲圻已经因向长而改名赤壁市了。和文赤壁一样,武赤壁也不是一座伸向长江的矶,后面连着一长条长的山冈。山体也不高,临江的也是赭红色的悬崖绝壁,以90度的垂直角面向江面,山体的形势远比文赤壁要险峻。山冈上还有诸葛祠、凤雏庵等建筑,赤壁的对岸,有当年曹操大军扎寨的乌林,向西还有他逃跑的华容道。如果这里不是古战场,那么自古以来有文、武两赤壁的说法就是虚妄,一个黄州赤壁就够了,不可能有文、武之分。

参观黄州赤壁主要是欣赏诗词墨迹,但在蒲圻赤壁,更多的是怀古凭吊,通过历史事实对眼前的自然来一一印证。18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早已灰飞烟灭,近两千年的大浪淘沙,不仅消去了历史的遗迹,还东窄了长江的江面。然而眼前的景色非殊,一样的江流有声,一样的惊涛裂岸,一样的晴空无物,一样的斜阳绿树。然而已失去了风樯战舰,失去了刀光剑影,失去了烈焰冲天,失去了周郎黄盖。单船借箭,庞统献计,黄盖诈降,借东风,蒋干盗书,群英会这一系列的故事,都已化作猎猎江风,在空中飘荡。尽管这其中绝大多数都只是演义中的传奇,但也幸亏有了这些故事,才使得原本平淡无奇的江

■讲述

命运的门槛

□吴佳骏

同事们明白胡的心思,想帮他一把,便有意当着张老师的面,开他俩的玩笑。张老师倒是个开得起玩笑的人。最先,一听到同事的玩笑话,她说:“同事关系,大家别乱说。”言语中还透着几分严肃。后来,开玩笑的次数多了,她也不置可否,还跟随同事们一起笑。这时,大家都在鼓励胡,说机会来了,要把握住。可越是鼓励他,他越是上不得正场合。只要有人再开玩笑,胡的脸就憋得羞红,好几次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大家都在替胡着急,心想,这事肯定黄了。可偏偏这时,张老师却主动向胡靠近,关心起他的工作和生活。我们都在为胡感到高兴,并对他和张老师的爱情抱有希望。在张老师的影响下,胡慢慢变得放松、开朗起来。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天,偶尔还相约去逛街。那段时间,胡的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微笑。

说来也巧,正当胡和张老师的“爱情运动”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,却突然遭遇了“冰霜”。那是夏日的一天,张老师觉得和胡的关系已经成熟,是该见父母的时候了。于是,专门从老家把母亲接到学校来。胡前去接站,他很早就去了。胡见张老师带着母亲从车站一出来,便匆忙迎上去,叫了声:“伯母好。”随即,胡问:“你们喝矿泉水不?”张老师回答:“要。”张老师的母亲回答:“不要。”胡转身就跑去旁边的店铺,买了一瓶矿泉水,递给张老师。张老师瞥了胡一眼,就把瓶盖拧开,递给了自己的母亲。张老师的母亲顺手将瓶子扔得老远,脸上顿时乌云密布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张老师跟在后面,一边流汗,一边追赶。胡站在原地,望着母亲俩远去的背影,半边没回过神来。那天后,张老师再也没跟胡来往过。平时见了面,招呼也不打,形同陌路人。

这场恋爱失败后,变得更加失魂落魄。一有闲,他就把自己关在寝室里,背诗、写字。上完晚自习,他早早地就躲在被窝里睡了,用被子把头捂得严严实实。有时,到了半夜,我会听到胡在被窝里呜呜地哭。那哭声里,除了疼痛,还有悲伤。

四

也许是受到了生活的刺激,没过多久,胡就辞职离开了学校。在他离开学校的头一天傍晚,我陪他到学校后面的小路上走了走。小路的旁边,分布着几个池塘。每天晚饭后,我们都要去那里散步。和胡在一起的日子,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。现在他要走了,心里还真有些舍不得。我喜欢他为人的耿介、淳朴、无心计。这种品质,在现今的很多人身上都看不到了。可胡却说:“是我的性格害了我啊!”

那天,我们谈了很多的话。我从来没见胡这么健谈过。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母亲。他说:“我对不起自己的妈,她活了一大把年纪,还在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寸断肝肠。我想尽孝道,却没有这个能力,这恐怕将成为我终身的悔憾了。”

我问胡,辞职后,有什么打算。他说:“走一步,算一步。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,再不出去闯闯,真就一事无成了。”我说:“你走了,你母亲怎么办?”他说:“只能暂时交给两个姐姐照顾了,我的姐姐们,也活得挺轻松……”话没说完,胡就背转身去,擦眼泪。他的身子倒映在池塘的水面上。一阵风吹过,吹皱池面上的水。胡的身影也随之晃了晃,轻飘飘的,没有重量。

顺便说下,我借委托父亲,在乡下替胡介绍了一个对象。那个女人刚满30岁,一年前,其丈夫在外面打工卸货时,从货车上摔下来,死了。工头赔偿了8万块钱。她有一个10岁的儿子,怕孩子没爸,日子难过,想找一个男人入赘。双方见面,女人倒是把胡看上了,只是怎么也不相信胡没结过婚。她说:“三十出头的人了,没结过婚,不会是生理有问题吧。”女人的话,伤了胡的自尊心。之后,双方极少联系。女人最后一次给胡打电话,只说了一句:“我明天结婚,希望你来喝喜酒。”

那天傍晚,我和胡谈到很晚才回学校。我送给他一本杂志作为纪念。那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。胡接过杂志翻了翻,说:“我真羡慕你,可以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写出来。我要是会写的话,我的苦难一定不比你的少。”

第二天,胡走的时候,很多老师都去送他。张老师也去了。胡的背影逐渐远去,留给我们的,只

有感叹,还有离别的辛酸。

五

半年后,胡给我打来一个电话,说他去了广东。他的一个战友在那边办了一家工厂。他在厂里帮忙搞管理,月薪能拿到2000多元。胡说:“我目前的工资比过去教书时拿得多,但工作却比教书时累多了。工作性质改变了,个人的角色也转换了。教书的时候,面对的都是学生,相对比较单纯。如今,面对的是整个社会,成天想着怎样与人打交道,如何为单位,也为自己谋取利益。”我不敢想象,像胡如此老实、厚道、内敛的一个人,该以怎样的勇气,去与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周旋。

自那以后,我和胡再没联系过。一是各自都忙;二是那段时间,我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大费周章。过去的好几个老师,都先后离开了学校,跳槽的跳槽,转行的转行。我也未能安于现状,从教书的县城,跑到了重庆,在一家文学杂志社做了编辑。

有一天,我在出租屋里整理旧书籍,突然从书页里掉下一张照片,是我和胡的一张合影。那是过去学校开运动会时,我和胡作为领队,站在操场的跑道上照的。照片上的胡,穿着一身运动装,看上去很年轻。两手叉腰,笑容阳光一样灿烂。睹物而思人,我不禁又想起胡来。我当即掏出手机,给胡发去一条短信,可半天不见回复。于是,我又拨号码过去,却是空号。

一晃3年过去了。正当胡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淡出的时候,我却意外接到他打来的一个电话。胡在电话里说,他已经回到了重庆,重新干起了老本行——在一家电脑培训中心教书。我又惊喜,便提出与他见面,那天定在杂志社附近的一家茶馆。

我深刻地记得那天晚上见面的情景。胡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,他一见到我,显得有些激动,一步跨过来握住我的手,他的手因用力而有些颤抖。我们俩面对面站着,四目相对,却无语。愣了好一会儿神,我们才互问安好,落座喝茶。谈起这几年的生活,胡是悲欣交集。他说:“我在战友的厂里干了半年,就被解雇了。战友嫌我能力差,不会处事,尽给厂里捅篓子。在利益面前,人是不讲情面的。只要我有一点事没干好,战友就骂我,像骂龟孙子一样。还克扣我的工钱。最终,被战友赶了出来。”

胡一边说,一边不停地转动桌上的茶杯,情绪有些失落。他说:“离开那个工厂时,身上只有2000多元钱,整整3个多月,都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好多单位,一听我没有文凭,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。眼看自己身上挣的钱快花光了,我只好忍饥挨饿,每天泡方便面吃。后来,在几个老乡的帮助下,进了一家五金厂当工人。不料,却遭了工伤。”说完,胡从裤袋里伸出左手,让我看。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少了一大截。胡接着说:“还是教书最适合我,单纯。我只有这么点能耐,也只有这个命。”我问胡:“成家了没有?”胡摇摇头,端起杯子猛喝了一口茶,把目光转向了茶馆的一个角落。

茶馆外面亮起的是万家灯火。

六

我调动自己的圈子,四处帮胡介绍对象。只要有一线希望的,我都安排胡去见面。结果跟以前一样,总是不遂人愿。胡的年龄越来越大,找对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。越到后来,胡已经不愿再去相亲了。人家好心给他介绍,他反而不领情,以致于关心他的人越来越少。他整天把自己封闭起来,几乎不与外界接触。就连我联系的时间也明显减少。有时,我主动打电话找他谈心,他连电话都不接。直到他40岁生日那天,他才跑来找我。

胡一进门,就倒在我的床上痛哭。他的失态举止,着实吓了我一大跳。待他的情绪平静后,我问他,究竟出了啥事。他半晌才说:“今天是我40岁生日。”我说:“那应该高兴才对啊!”谁知,胡听我这么一说,又大哭了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,胡才慢慢地说:“我母亲在上个月去世了,我曾答应过她,在40岁之前一定成家,让她有机会抱孙子。现在看来,一切都晚了。”胡还说,如今他母亲走了,自己一个人,人去无牵挂,过一天算一天。胡为自己想好了两条后路,一是去寺庙里当和尚;二是回乡下种地,为母亲守坟。

胡从我这里离开后的第二天,我打去电话,想抚慰一下他的心情,但他的电话一直关机。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,我隔三差五地给胡打电话,可他的手机又成了空号。

时间真是匆匆,我跟胡失去联系已经一年有余。这一年以来,我想尽各种办法打听胡的下落,但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不知道胡究竟去了哪里,他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隐了。

我更不知道,善良的胡迈迈过命运这道坎儿。

滩多了令人流连忘返的元素,多了一点咀嚼历史的意韵。

如果说黄州赤壁的价值偏重于文学,那么蒲圻赤壁的价值就在于历史。登临这座不高的小山,可以对彼岸百里圆的平畴沙渚一览无余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说这里“南屏山色如画,东视柴桑之境,西观夏口之江,南望樊山,北觑乌林,四顾空阔”。任一位略知三国故事的人,都可以在此指点江山,凭栏送目,把自己比作是当年的周瑜,都想象自己手下有着数万东吴男儿,志破曹操的百万雄师。此矶的更大价值就在于,它能借助历史,把任何一位游客的身份提高,在凭吊历史的同时,使自己的崇高感得到升华。

对岸就是乌林,当年曹操的大本营就扎在这里。他拥兵百万,战船千艘,本想就此一举拿下江东,平定天下,完成一统大业。没想到被两位只有30多岁的人用计谋打败,只得败走乌林,狼狈奔回。《古今乐录》载,当年周瑜大破曹军后,东吴士兵们唱着《伐乌林曲》凯旋而归,那首《伐乌林曲》的作者就是丹阳人韦昭,他是东吴的史官。这个古战场上并非没有文学,除了《伐乌林曲》之外,还有曹操的《对酒当歌》,有周瑜醉后唱的“丈夫处世兮立功”,还有李白、杜牧等后人来此凭吊所作的诗词,已足够点染这块浸满英雄血的江面。

我去蒲圻赤壁的那天,正是农历十一月十五,1800多年前的这一天,曹操正在对岸临江赏月,大宴群臣,横槊赋诗。奇怪的是,这天竟刮着东南风,云烟都飘向北岸,这在冬天是非常稀罕的,这也是周瑜当年梦寐以求的,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”。历史、战争、英雄、文学,加上美人,这一切都使得赤壁这座看似平常的石矶充满了雄奇的色彩。18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,使得黄州赤壁带上了一股英雄气,蒲圻赤壁沾染了一股文艺味,两个赤壁,文武双全,兼得益彰,文中带武,武中有文,堪称是双壁。